

譯 丛

2
1976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111/3/26

111/3/26

波塔波夫为什么不领奖金？

——批判苏修电影剧本《奖金》

去年，在苏修第八届全苏电影节上，故事片《奖金》获得了大奖。苏修评论界对该影片推崇备至，吹捧它是“具有深刻的党性”，“在解决‘生产题材’方面显著地前进了一步”的好电影。连大老板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上都念念不忘这个作业班的奖金问题：“看来，甚至象施工队的奖金问题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也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成为激烈争论的主题”。由此可见，《奖金》必然身价百倍，这一“激烈争论的主题”也必定是异常重要的罗。电影剧本《奖金》通过描写某建筑托拉斯的作业班长波塔波夫反对托拉斯经理“骗取奖金”并拒领奖金的故事，“巩固”了人们对苏修“制度的正义性必胜的信念”。毫无疑问，这个电影剧本的作者格尔曼先生也就理应得到主子赏赐的一大笔奖金。因为，他在苏修内外交困的时刻立了大功，给心事重重的统治者们带来了一线“希望”。

这个“不领奖金”的故事的“主题”是什么呢？按他们的说法，“不是波塔波夫及其伙伴们不领奖金这件事的本身，而是不领奖金这件事的前因后果。”那末，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又是什么呢？

剧本一开始，当大家都“象过节一样”高兴地争先恐后排

队领奖金时，唯独波塔波夫作业班莫名其妙地不领奖金。“不要奖金，不要有用的钱”，这在钱能通神的苏修社会里，岂非咄咄怪事？！波塔波夫为什么拒领奖金？按他最初的说法，“这种奖金只能使工人的腰包受损失，领这样的奖金不合算”。“由于窝工”，三级混凝土工扎里科夫一年要少拿四百卢布的工资。连应得的工资都“没有挣到手”，区区几十个卢布的奖金对工人“又有什么用”？那末说，这就是他不领奖金的“前因”罗！现在我们先不妨揭开他这个“前因”的内幕，看看它的实质是什么。乍看起来，波塔波夫似乎是为了工人没有挣到全额工资，出于对今日苏联工人阶级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不满，才拒领奖金，以示对统治者们的抗议。其实，波塔波夫并不是反对领奖金，而是要把不领这次奖金的行动作为一种手段，用以达到更充分发挥奖金的魔力的目的。因为波塔波夫对其主子“要用卢布鞭打工人”的旨意心领神会，因而对工人天天窝工还领奖金愤懑万分。“窝工使建设的速度减慢”，速度一减慢，垄断资产阶级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就必然要减少，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波塔波夫对窝工不满，恰恰是急了苏修叛徒集团之所急。他提出不领这种“不合算”的奖金的用意也正是为了帮苏修叛徒集团过难关。波塔波夫真可谓用心良苦。他要尽种种手腕，其目的无非是要工人每天干得喘不过气，直不起腰，获得“优秀”分数后再伸手去接“小小的施舍物”。这才是波塔波夫不领奖金的真正原因。剧作者让波塔波夫借奖金问题大搞什么“科学技术革命”，要全班工人和他一样当“不贪小利”的吹鼓手，就是要工人阶级俯首贴耳，甘受压榨，并为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肝脑涂地而在所不惜。他为扎里科夫多挣四百卢布的工资是假，为勃列日涅夫多拿四百万，甚

至四千万卢布的利润才是真！

再看看波塔波夫不领奖金的另一个原因吧。如果说前面他还装腔作势地欺骗全班的工人们，现在他可就悄悄地撕下了这块“面纱”，转瞬间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他在争论激烈的时刻，抛出了两本笔记，其中记的是全托拉斯物质储备与窝工情况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表明，托拉斯完全具备完成原有计划的一切人力和物力，因而他指责经理巴塔尔采夫毫无根据地缩减了原来的计划，变完不成计划为超额完成计划，骗取了国家三万七千卢布的奖金。他不但自己不领这种“非法的奖金”，而且还建议托拉斯向上级报告实情，收回已发给工人的奖金，把这笔钱统统“退还给国家银行”。原来这个作业班长在操心全托拉斯的事业，在搞事关全国和全托拉斯经营管理方面的“科学技术革命”！当苏修今天面临“国民经济急需的一系列最重要的产品生产任务没有完成”的窘境之时，波塔波夫怎能不为巴塔尔采夫之流挖主子们的墙角而痛心呢？剧作者格尔曼把波塔波夫这个披着工人阶级外衣的工贼推上第一线，安排在剧情冲突的中心，企图把他当作“先进势力”的代表，通过他改变过时的企业管理方法，并启发象巴塔尔采夫那样一些没有“进取精神”的企业主们的“智慧”，要这群新贵们进一步精通“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而掠夺”的本领。在如何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压迫剥削工人阶级、怎样更好地“对国家负责”等方面，波塔波夫比起托拉斯经理来，实在高明得多，他真不愧是主子精心豢养的精明大管家！

苏修统治集团对波塔波夫不领奖金所引起的“后果”喝采不已，就连巴塔尔采夫也举起了赞成的手，加入了“先进工人”的队伍，不久，还将会有许许多多象波塔波夫这样的“先进工

人”出现。连扮演波塔波夫这一角色的苏修演员也称赞他确实做到了“对国家和对未来负责”。作者以波塔波夫的“高度责任感”为样板，把观众带进了一场有关“工人良心、忠诚、原则性的大讨论”，企图达到广大工人都效法波塔波夫的目的，以改变苏修国内经济日益恶化，政治危机日趋严重的局面。托拉斯党委书记索洛马欣教唆青年工人“要为国家工作”，教训他的属下在处理问题时要考虑怎样才能“对国家更好”。波塔波夫也声称“这样的奖金无论对工人，还是对国家，都是不利的”。左一个“为国家”，右一个“对工人”，说得动听，唱得多美妙！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苏联，国家已变成了勃列日涅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压迫广大工人阶级的工具，两个对抗的阶级怎么可能对同一个国家负同样的责任呢？而波塔波夫之流却要工人对这样的国家讲什么良心，表什么忠心，他是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其用心何在，不是一目了然了吗！难怪苏修评论界一再吹嘘这部影片之所以如此“成功”，就在于《奖金》的主人公不是“复杂的社会机构中的一个‘小螺丝钉’，而是自己国家中的真正主人”。

这个“自己国家中的真正主人”波塔波夫是个什么货色呢？正像托拉斯党委书记索洛马欣赞扬的那样：“他真是个好小伙子！”难怪我们在剧本中可以看到，他上有党委书记的支持，下有“工人的拥护”，还有“各方人士的同情”了。所以，苏修报刊要为他大喊大叫：“他是真的，应该支持这样的人！”苏修御用文人们如此宣扬他的为人，我们也就不难看出这个“好小伙子”的真面目了。这个被苏修叛徒集团誉为“自己国家的真正主人”、

“合乎现代水平的工人”，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工人，是跟

在勃列日涅夫屁股后谄媚的哈叭狗，是个忠心耿耿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卖命的奴才，是地地道道的维护主子利益，骑在工人头上的“当代英雄”。

然而，波塔波夫只不过是格尔曼秉承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旨意炮制出的一个奴才形象而已，他与苏联广大工人群众毫无共同之处。当前，苏联的工人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稍有反抗，轻则被解雇开除，重则被关进集中营、疯人院，他们连最基本的权利都没有，还谈什么当家作主！现实中的苏联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怎么谈得上与企业主们平起平坐？（象剧本中描写的那样）。更不必说“平等地在工程师面前发言”，甚至“召集总局的领导、部长、学者，去启发他们的智慧”了！真正的苏联工人阶级的要求根本不是对这些贵族老爷进行什么批评教育，他们要求的是和这些统治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从而打倒他们。苏联真正的工人阶级是绝不会和这群叛徒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

近年来，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加紧推行“新经济体制”，利用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鼓励企业把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作为衡量企业经营成果的“唯一标准”和“最终目的”，以满足他们对外扩张政策的资金积累，替垄断资产阶级的大肆挥霍提供财富。其结果必然是加剧了社会上的两级分化，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生产无政府状态恶性发展，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掩盖苏修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收拾工农业生产不景气的残局，苏修官方一再号召文艺界表现所谓“科学技术革命时代”的“新变化”和“新过程”，大力表现完成这一“革新”过程中的“新人”——“当代英雄”。妄图用“科学技术革命可以改变一切”的口号来缓和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严重的政

治经济危机，以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斗志。

他们费尽心机搞了一大批适应“科学技术革命”需要的文艺作品，如描写企业头目、新资产阶级分子及工贼奴才的剧本《外来人》、《炼钢工人》、《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处境》和《中生代石油的故事》等，但它们丝毫改变不了其江河日下的局面。穷途末路，竟把格尔曼剧本中的一个小丑列入了“英雄榜”。在这里，作者百般歪曲苏联工人阶级对待作为剥削手段的奖金问题的态度，企图证明工人阶级欢迎这些吸血鬼从自己身上吸吮更多的鲜血，何等荒唐可笑！格尔曼的原意是要粉饰和改变苏修的现状，不料却透露了他们生产部门中一团糟的实况：总局可以专横下令托拉斯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破土动工，不顾造成严重后果，经理可以弄虚作假，削减计划，骗取奖金，甚至乞求波塔波夫“收回笔记本”，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苏修企业这种乌七八糟、混乱不堪的景象，正是社会帝国主义日趋腐朽没落的必然结果。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驾着这样一只千疮百孔的破船，哪怕使尽全身解数，也难以抗拒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他们面临不可避免要淹没于洪流之中的厄运，慌乱中，抓一根稻草以为可以救命，其结果只能是饮鸩止渴，只会加速它的灭亡。决定历史命运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波塔波夫之流！即使再出现千百个波塔波夫，也绝不能扭转乾坤！具有十月革命光荣传统的苏联工人阶级是不会去当波塔波夫的。他们必将奋起千钧棒，砸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锁链，打倒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为彻底推翻“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而斗争到底！

长岭炼油厂仪表车间业余读书小组
武汉大学外文系翻译研究室

奖

金

(苏修电影剧本)

作者: A·格尔曼

载苏修《电影艺术》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六期

人 物 表

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索洛马欣

——托拉斯党委书记

帕维尔·叶麦利杨诺维奇·巴塔尔采夫

——托拉斯经理

罗曼·基里洛维奇·柳巴耶夫

——托拉斯人事处处长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沙童诺夫

——托拉斯计划处处长

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切尔尼科夫

——第三十三建筑工程管理处主任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久宾

——工地主任

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弗罗洛夫斯基

——调度主任

瓦西里·特里方诺维奇·波塔波夫（瓦夏）

——作业班长

奥列格·科奇诺夫

——作业班长

托里亚·扎里科夫

——工人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莫特罗希洛娃

——塔式起重机司机

季娜·帕夫洛夫娜·米列尼娜

——经济专家

初春。

一辆中型交通车行驶在工地上。

汽车经过一片尚未竣工的厂房和底座很高的圆形装置，又从钢管支撑的钢筋混凝土天桥下驶过。

转弯处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化学联合公司净化工程、一〇一托拉斯第三十三建筑工程管理处第二工段承建。”

汽车里只有一个四十左右的男人，他靠近开着的窗户坐着，穿一件带兜帽的帆布外套，纽扣松懈着，腿上放着一个公文包。

这便是第二工段的工地主任久宾·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汽车在工地主任办公室旁停下。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姑娘，在尚未竣工的建筑物的楼板上对久宾喊道：“桑·桑内奇！怎么样？领到了吗？”

久宾没有回答，只把公文包举起给她看。

姑娘马上大声叫道：“奖金领来了！马上要发奖金啦！下班吧！发奖金啦！”

发奖金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整个工段。

“伙计们！久宾把奖金领回来了！”

“整个作业班！听我的命令，下班！”

“安东，安东，快给我站个队！”

“奖金领来了，领奖金去呀！”

久宾把办公室的桌子横在门口，自己坐在桌子后面。这

①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俗称。一译者

样，桌子就成了柜台样子。

外面已经排好队。

排在最前面的人自己报了名字：

“科马罗夫。”

“科马罗夫，科马罗夫，科马罗夫……”久宾是个近视眼，他一边吃力地在名单上找，一边嘴里嘟哝着：“我们的科马罗夫在哪儿呢？哦，原来在这里，科马罗夫……好样的，签个字吧。一、二、三、四、五、六、……”久宾数了数票子说：“祝你健康，科马罗夫！下一个……”

排队的人开着玩笑：

“科马罗夫，你老婆卡得才紧呐！快给自己藏起来点吧！”

“我欠了谁的钱，赶快过来，谁忘了，我就不还啦！”

“安东，你干啥排队？个子不到一米六的人，是不发奖金的！桑·桑内奇，我说得对吗？”

“罗玛申科娃，罗玛申科娃，罗玛申科娃……”久宾用手指在名单上点来点去，嘴里喃喃地念着。

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小伙子走过工段，他修长，清瘦，穿着帆布工作服，手里拿着卷有水龙带的振捣器。看他走路的神态，他已经下班了。

久宾从窗口看到了他。办公室里空空荡荡，显然，整个工段都已领了奖金。但是名单还放在久宾的桌上。

“喂，喂！过来！”久宾把头探出窗口。

小伙子站住了。

久宾：“你叫什么名字？”

小伙子：“托利亚·扎里科夫。”

久宾：“你是波塔波夫作业班的吗？”

扎里科夫：“当然是呀。”

久宾：“你们班为什么不来领奖金？就剩你们了！”

扎里科夫：“我们要奖金干什么？我们有钱得很。”

久宾：“你嘴巴真厉害……快去叫你们班的人到这儿来！我等五分钟！”

留小胡子的小伙子咧着嘴，天真地笑道：“您甭等了！我们不领奖金！真的！祝您顺利，首长同志！”

久宾锁上办公室。他怒气冲冲，又有点不安。他腋下夹着那个公文包，经过土堆和木板垛，跨过刚刚动工的基坑，来到一排小型绿色车厢前，走近一个车厢，登上台阶，猛地推开门。

这里是波塔波夫作业班的更衣室。

工人们下班了，正在换衣。大都是些年轻小伙子，十五、六个人挤在一起，吵吵嚷嚷，热闹得很，有的人在洗脸池上捧着水洗脸，有的人光着脚站在长凳上提裤子……托利亚·扎里科夫也在里面。

久宾（发怒地）：“还要我跑来找你们！你们不能像大伙一样，先领钱，再换衣服？！”

他把桌子上一顶不知谁的帽子甩到一边，打开公文包，啪地一声把一叠钞票扔到桌上，接着又一叠一叠地丢出来，取出名单：

“波塔波夫！七十卢布！来签字！”

作业班长瓦夏·波塔波夫站在镜子前梳头，结实黝黑的身上紧裹着一件白背心。他蓄着一撮毛茸茸的小胡子，头顶秃得

过早了一点，平时他总是设法掩饰这一缺陷。

波塔波夫从镜子里望着久宾，漫不经心地说：“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们不领奖金。”

久宾望了他一眼，似乎觉得他有点不正常。

托利亚穿着紧身裤，脚上只穿着袜子，于是踮起脚跳着走向久宾，从他肩上探身朝名单上瞧了一眼说：“该算给我多少？……哦，不，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不过是好奇，随便问问。您知道吗？这钱真讨厌！一会儿往口袋里塞，一会儿又要掏……”

不知是谁在更衣室的角落里说了句俏皮话，引起了一阵压低的笑声。待波塔波夫往那边扫了一眼，便鸦雀无声了。

久宾（不安地）：“小伙子们，你们尽管闹吧！我把钱一退回去，你们就要自己去跑了！”

波塔波夫（一边穿衬衣）：“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是开玩笑，我们班真的不领奖金。您回去吧，把钱交上去，没关系。”

久宾（警惕地）：“大概你们连工资也不打算领了吧？”

波塔波夫边穿上衣，边抚愠地说：“工资我们是要领的。”

“你们肯领工资，那该谢谢了！”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您不要生气，我到党委会上才能把话说清。”

久宾焦躁不安起来。

“我总算是你们的主任吧！总该知道我的工段上在搞些什么名堂吧！大概这也不行？”

“您到党委会上就会知道的。”波塔波夫心平气和地回答。

“好吧……就是说，这一着是针对我的。好吧，谢谢，谢

谢，波塔波夫。如果我对你们态度不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这不是针对您的。”

“那针对谁呢？你说，你说！”

“我已经说过了，只有到党委会我才能说清楚。小伙子们，走吧！”

全班的人都散了。托利亚亲切地挥手告别。车厢里留下久宾一人，面对满桌的钞票出神。

第二天早晨。

基坑。

波塔波夫作业班在浇灌大型混凝土圆型基座立模，这是为造烟囱用的。工地主任久宾领着一个很年轻的妇女，来到基坑，她是劳资科的工作人员。

久宾（指着下面）：“就是他。”

久宾马上就走开了。这个妇女犹豫了一下喊道：“波塔波夫同志！耽搁您一会儿行吗？”

她和波塔波夫站在基坑边上。

她（天真地）问：“请您告诉我，你们作业班不领奖金，是真的吗？”

波塔波夫：“是真的。”

女职员：“为什么？”

波塔波夫：“这可是秘密。”

女职员：“我觉得，谁也没有对不起你们，至少就我所了解是这样。奖金单都对吗？久宾结算过了吗？”

波塔波夫：“结算过了。”

女职员：“都对吗？”

波塔波夫：“都对。”

女职员（谨慎地）：“你们可能对劳资料有什么要求吧？”

波塔波夫：“没有。”

女职员：“真的没有？”

波塔波夫：“没——有！”

波塔波夫还没下去，就被人叫住了。女考勤员从办公室一边向基坑跑，一边喊：

“波塔波夫！瓦夏！电话！”

久宾的办公室。

波塔波夫（打电话）：“……是的，您了解的情况都对。最近要开党委会，那时我再谈……这有什么不好？我们又不是推工作，只是不领奖金！……”

女考勤员（跑进来）：“波塔波夫，把电话挂了！干部科来人了！找你有事！”

波塔波夫（对着话筒）：“就这些，我不想多说了！我不知道党委会什么时候开，还没有通知！”

办公室附近站着干部科的视察员和波塔波夫。

视察员：“好，现在请拿张纸，把你们小组不领奖金的理由写出来。”

波塔波夫：“我什么也不写。”

视察员：“为什么？”

波塔波夫：“我不想写。”

视察员：“波塔波夫同志，我们要了解不领奖金的原因，

您懂吗？”

波塔波夫：“我懂。开党委会您就知道了。”

视察员：“波塔波夫同志，我还不知道什么时间开党委会，可是我今天就得向托拉斯汇报你们不领奖金的原因，而且马上就得去。”

波塔波夫：“干嘛这样急？又不是失火？”

视察员：“波塔波夫同志，别瞎扯啦，快坐下来写吧。”

女考勤员（从办公室窗口探出头来）：“瓦夏！波塔波夫！接电话！快！”

波塔波夫向视察员两手一摊，似乎表示歉意，就跑了。

波塔波夫一会儿在电话里作解释，一会儿在办公室内外，在通往基坑的路上应酬那些来访者，就这样一直忙到下班。

最后，他又回到基坑，回到组里。但这时女考勤员又从基坑上面弯下腰来喊道：“波塔波夫！瓦夏！党委刚刚来电话，叫你星期一下午三点去开会！星期一，下午三点！”

“知一道一了！”波塔波夫从下面基坑里回答：“知道了！”

星期一。

一辆摩托在建筑工地的大马路上奔驰。

驾驶摩托的是托利亚·扎里科夫，波塔波夫坐在车斗里，他穿着崭新的西装，白衬衣，系着领带，胡子刚刮过，干干净净，挺神气。

波塔波夫和托利亚两人都带着摩托手的帽盔。

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超过了他们。司机身旁坐着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胖子，他穿着一件浅色外套。